



格 里 佛 遊 記

(一 卷)

英 國 斯 偉 夫 特 著

未名叢刊之一

格里佛遊記
(卷一)

英國 斯偉夫特 著

章叢無譯



原 书 空 白 页

小 引

十八世紀初葉英國最偉大的作家是要推約那斯偉夫特 Jonathan Swift 1667-1745) 的。他的偉大與其說是在他的作品材料與形式中，還不如說是在他的作品裏所顯出來的精神中。他的人格以其烈度與力量高聳在他一切同輩之上。我們讀著他的東西的時候，便覺著一個有強力的人格在我們面前，即使有時我們不同情，却永遠使我們欽敬。他是一個天生的管治者，却又是在英國文學史中最悲慘的人物。

格里佛遊記 (Gulliver's Travels) 是他老年的最著名的作品，以格里佛名字發表的。全書共分四卷，其情調是一層憂傷勝一層，一層悲

觀勝一層。第二卷中的布羅勃丁那格人 (Brodingnagians) 雖說是比第一卷的里里浦人 (Lilliputians) 高尙些，但是他們的君王對於歐洲社會的謾罵比第一卷中什麼都厲害些。在第三卷中則並快活的虛構與懇切的鬥趣都沒有了，通常的調子就是分明地苦辣與惡性，同時關於思特拿德布拉格們 (Struldbrugs) 的描寫，反映出來作者約在一七二四年陷入的「生之厭倦」。第四卷中野蠻的和矛盾的憤世嫉俗的氣概更遠超過前三卷了。

經過小心的修改，遮過書賈的眼，且可避免法律的糾葛，格里佛遊記於一七二六年出版了，立刻引起社會大大的注意。格依 (Gay) 和波李 (Pope) 聯名寫信給斯偉夫特說這本書「從出版以後便成爲全城談話的材料。在一個禮拜中初版便全賣完了；最有趣的是聽人們關於此書所發表的意見，雖說都承認愛極了。據一般人說，作者是你；但

是我聽說，書店老板聲稱他不知道是什麼人作的。從最高的到最低的都讀，從國務院到育嬰堂。政客們一致承認，這並非單個的漫罵，但是對於人的社會全體的諷刺是太厲害了。我們時或也遇見更銳敏的人們，他們在每頁中尋找特別的用意。……此書通過了貴族議員們與衆議員們，無異議者；全城，男，女，小孩都十分爲此書所陶醉了。

惡意的批評也並非沒有的。有人說這本書全是謊話，一個字不信的；有人說作者輕視人性；有人批評作者特別仇視宮娥；有人批評作者侮辱上帝，因爲他輕視創造者的創造品。但是這樣的反響是算不了什麼的，只要我們一看作者在第四卷中敘述亞蒙 (Yahoon) 時對於人類無忌的嘲罵。倘若在別的時代，這書一出版恐不會惹起大笑，而要引起社會的公憤。那喚起斯偉夫特憤怒的切實之道德的卑污，在那時正是十分彌滿了社會的統治階級，他們對於人類的榮譽與名已變冷

淡了。在估計斯偉夫特可怕的社會畫圖的價值上，我們一定要記得這點。

斯偉夫特在快寫完這本遊記的時候，寫信給波索道，『在我的一切勞作中，我向我自己定的主要目的便是與其娛樂世界，不如煩惱世界。……當你想起世界的時候，再給他一鞭子，我請你。我老是恨一切國家，職業，社會，我的所有的愛都是對於個人的。……但是主要地我深惡痛絕那叫做人的動物，雖然我真心地愛約翰，彼得，湯姆等。……在這個厭世的大基礎上（雖然不像台蒙 [Timon] 一樣）建着我的遊記的全部的建築；而且我的心將永遠不能寧靜，直到一切誠實的人們都同我一個意見。』但是事實上這個世界並不為這本遊記所煩惱，而且為牠所娛樂了，至少牠的頭兩卷已二百年來為英文勢力所及的地方千千万萬的兒童和成年者所傳誦。

作者的想像永不高飛，但在虛構驚人和好笑的情形上却是很豐富的。在此書中從頭至尾保持着情緒的約束，沒有多少地方讓他使他的呢罵的大本事，但這却更加增了諷刺的効力。

這本書是斯偉夫特文體的最好的例子之一，在英文中也是簡明直截的文體的最好的例子之一，雖說其中儘有文法上的錯誤（自然有些地方是故意的）但還是英文散文大師斯偉夫特的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永爲一般英文學生的範本。

我是根據 London, G. Bell and Sons, Ltd. 出版的 Bohn's Popular Library 本子 (G. R. Dennis 編) 翻譯的，在我所看見的本子中爲最完善的，其他常有刪減。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原文加註釋本子我也參看了，其中很有些註錯的地方。以上二書是魯彥由識民處借來給我用的。書中插圖是採自 New York: Hap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出版的本子

Rhead 畫的，此書是摩殊在美國買寄給我的。本書譯文我曾參照 A. B. Bough 編的牛津版本的註釋斟酌修改些處，我的小引也參考他的引言。豈明先生借給我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5 出版的精裝本，此書完全照上面所說 Dennis 編的本子亂翻印的。維鈞又借給我 Every man's Library 的本子和此書的法文譯本。對於他們我在此總誌謝忱。

最後，對於給我譯此書以鼓勵的魯迅先生和豈明先生，以及替我校閱卷一的馮先生，和在滬暑中替我校對的老友竹年兄，謹表十分感謝。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六日叢無寫於海甸。



原 书 空 白 页

第一章

作者敘述本人和家庭，他的要遊歷的最初的誘引。他的船撞破了，泗水以求生，在甲里補平安登陸，被俘爲虜，帶到國中去。

我的父親在勞亨漢省有一份小產業；我是五子中的行三。我十四歲的時候，他便送我到劍橋的厄滿牛耳學院去，在那里我住了三年，專心讀自己的功課；但是給養我的費用（雖說爲數很少）就我的薄薄的家資講已經是太多了，我只得跟倫敦的一個著名的外科醫生，詹姆士·伯茲先生學徒，我同他繼續學了四年；我的父親時或寄點小款給我，我把這錢都化在習航海術，以及那些於立意要遊歷的人有用的別門數

學上，因為我相信終有一日我有遊歷的命運的。我離開柏茲先生的時候，便回去見我的父親；在那里藉着他和他的叔父約翰以及幾位別的親戚們的幫助，我籌得四十金磅，並得到一個允許，每年供給我三十磅在萊登用；我在那里學兩年和七個月的醫學，因為我知道這於長途航行要有用的。

我從萊登回來不久，我的好老師柏茲先生便介紹我到甲必丹亞伯拉罕潘列爾為船長的燕子號船上作外科醫生；我同他處了三年半，航行一兩次到地中海東方諸國和別的地方。我回來的時候，我決意在倫敦住下，我的老師，柏茲先生，鼓勵我這樣辦，他並介紹幾個病人給我。我在老猶里巷裏的一座小住宅中租下房間；而且受了別人的勸告，要我改變我的狀況，我便娶了新門街德商愛德芬拔爾唐先生的二女兒瑪麗拔爾唐女士，並受了四百磅的奩資。

但是，我的好老師柏茲以後兩年便死了，我又很少朋友，我的營業開始衰落了；因為我的良心就不容我去仿效我們同業中大多數人的惡習。因此同我的妻及幾位熟人商議了之後，我決心再往海上去。我接連作兩隻船上的外科醫生，六年。我航行往東西印度幾次，因此我得略增了點我的家資。暇時我便讀古今最好的作家的作品，我時常是備有好多書籍的；當我上岸的時候，我便考察風俗人情，並學習語言，在這方面因為我記憶力強，我學得十分地容易。

最後一次的航行結果並不很走運，我對於海漸厭倦了，打算與妻和家人一塊住着。我從老詹里巷搬到腳鐐巷去，從那里又搬到瓦坪巷去，希望在航海人中做點事；但是結果並沒有利。經過三年的希冀有所補救之後，我便承諾羚羊號船主甲必丹維廉皮里恰爾的一個于我有利的獻議，他正要航行往南海去。一六九九年五月四日我們從布里

司妥開船，我們的航行起初很順利的。

爲着幾種緣故，以我們在那些大海中冒險的瑣碎事情煩擾讀者怕是不合適的。以下足夠告讀者了：在我們的旅程中從那里到東印度，我們被一陣猛烈的暴風雨刮到凡笛滿蘭的西北去了。藉着一度的觀察，我們發覺自己是在南緯度三十度二分的地方。我們的水手中有十二個都因勞力過度與食料不好死了，其餘的都在一種很軟弱的情況中。十一月初五是這些地方夏季的開始，天氣很迷濛的，水手們發見一塊岩石，離船不到六百呎長錨練的一半遠；但是風這麼大，我們直接被刮碰上牠，立刻破了。全體水手中的六個——我是其中的一個——將小艇放入海中，將就設法避開大船與岩石。我們划着，以我計算，約有九哩，直到我們不能再幹的時候，在大船中我們就已經勞乏了。因此我們使聽命于波濤，約在半個鐘頭內，小艇被北來的一陣猝然的

狂風刮翻了。小艇中的同伴，以及逃在岩石上的，或剩在船中的，他們都怎樣了，我不能夠講；但是總之算他們都死了。至于我自己呢：我聽着命滔去，風與潮把我向前推。我時常讓我的雙腿沉下，就摸不到底；但是當我幾乎力竭，不能再掙扎的時候，我發見水已淹不住我，而這時風與潮也大減了。斜度是這麼小，我差不多走了一哩才到岸，我揣度是約在晚間八點鐘的時分。我於是向前走了將近半哩，但是不能發見什麼房屋或居民的記號；至少，我是在這麼軟弱的一種情況中，以致我並沒有看出他們來。我乏極了，此外還有天氣的嚴熱，而且我在離船的時候喝了約有六兩白蘭地酒，我發覺自己十分想睡了。我在草上躺下，那草是很短而且軟的，我睡得那麼熟，我從未記得我一生中曾睡得那麼熟過，以我忖度，總有九個鐘頭；因為我醒來的時候，天正亮了。我試起身，但是不能夠動：因為我適仰臥着，我覺得